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元文類

(三)

蘇天爵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文類

(三)

蘇天爵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文類卷之十四

奏議

立政議 中統元年八月上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爲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爲人之所不能爲。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爲貴。以爲己所當爲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竈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饗而飫。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歠。始則楊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後至矣。至於神器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

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尙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煨。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其爲庸懦者。可爲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脩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既幷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

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慴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稅賦立造作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政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爲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爲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徵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士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爲振濯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卽與爲正統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眞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

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欲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據有爲之位。乘可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卽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汙。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機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下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於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謂穆哥大王也）拔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效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貰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實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民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之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潛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覺之權新唐虞無爲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

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爲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衞社稷。實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權綱。則藩鎭之禍消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爲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爲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爲治。頻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

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敍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備軍政。嚴武備。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愼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協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沾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

可尅日而待。不足爲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爲賢。以盡節爲愚。以告訐爲忠。以直言爲諱。是皆姦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皐爲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國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願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於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

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幷歷顯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蔭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崇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轍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之倫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

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於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坼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算。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是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明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孑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滌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

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權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喧譁。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者爲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壓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賈之資。圖欲自身入仕。與賊輩賄賂輸送。其門所獻不克。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權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爲。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受取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錠。金二十五錠。銀一百六十八錠。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二十五匹。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毒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眞踪。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敍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與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

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較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羣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斂容而長歎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玉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者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羣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爲刻剝之計。民力既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

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爲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美之功。不恤顚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既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卻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本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臣父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既已言

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而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